

致 讀 者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期間本會編輯了一套名為《川劇》的小冊子，選刊了本市解放以來發掘整理的川劇傳統劇本和一些著名演員的演出本，共八十八輯，刊載大、中、小型劇本共一百七十六個。滿足了廣大川劇工作者和川劇愛好者的部分需要；征得了不少寶貴意見，對積累整理傳統劇本的經驗、進一步提高這些劇本的質量，都有很大幫助。為了進一步滿足群眾的需要，本會擬於一九六二年十月起編輯一套《川劇演出劇本選》，陸續選刊本市發掘、整理、改編和創作的川劇劇本，仍由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川劇》不再繼續編印，亦不重版；其中已發表過的優秀劇目，經校訂或再度加工後，也將陸續選入《川劇演出劇本選》中。敬希廣大讀者繼續給我們提出意見，俾便不斷改進劇目工作和編輯工作。

重慶市戲曲工作委員會

一九六二年九月

絳 霄 樓

(高 腔)

趙循伯整理

內 容 提 要

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荒淫酒色，借訪賢为名，微服出巡，寻訪美女，在江宁府迷恋妓女李乐师，留連忘返。太傅徐敬率領文武至江宁迎駕还都。

李乐师原名紀翠英，其夫伍承业被征調入伍，紀翠英为避倭寇离乡，被人騙卖，流落平康。这时，朱厚照已封她为妃，准备一同返京。临行前，翠英与厚照同在絳霄楼观看迎駕将士操演，其夫伍承业亦在御营，身为步卒。咫尺天涯，难通音訊。厚照为賞賜迎駕士卒，每人賞錦衣一件，翠英暗写血書，藏入衣領，与夫暗通消息。承业得書后，被上司发觉，誣以私通宮女定罪，幸遇徐太傅推詳情理，断定修書之人卽是李乐师，进宮与后妃定計，使翠英夫妻相認。厚照明知翠英有夫，百計千方堅留不放，最后在后妃与徐太傅冷嘲热諷之下，惧人物議，只得勉强还妻。

场

次

第一场

江宁接駕

第二场

登樓見夫

第三场

制衣寄柬

第四场

拆書获罪

第五场

夫妻重圓

物

业后妃套监女役卒
承后妃套监女役卒
伍皇貴四四四二三五

人

敬龙虎信清美帝英母
崇一仁德翠
徐胡常石杨鄭正紀搗

第一场 江宁接駕

〔江宁城外接官亭。〕

徐 敬 (在內唱《馬蹄花》放“头子”)

为国耽忧。

〔四龙套、胡龙、常虎、石崇信、楊一清、

徐敬蟒玉搖鞭上。〕

徐 敬 (唱) 太平天子不知愁。

洪武爷封藩图长久，

一传叔侄便成仇。

自从“靖难”燃萁豆，

● 內忧外患屡不休。

我主爷他把創業艰难抛腦后，

才享升平便逸游。

不念黎民恋花酒，

几番微服江南游。

全不想邦家此日多災疾，
全不怕白龙魚服有禍尤。
此番又到江宁走，
数月无君朝野忧。
三宮主母旨传就：
迎王接駕返龙楼。
紧催驛驕。(重句)

[繞場。

徐 敬 (唱)接官亭，笙歌奏。
传大令，整貔貅。(重句)

[一差役、郑仁美着忠紗、紅官衣从下首上。

郑仁美 卑职江宁知府郑仁美迎接太傅。

徐 敬 轉到接官亭。(入亭，坐)

差役甲 江宁知府参拜。

龙套甲 报門。

差役甲 报：江宁知府告进。(下)

郑仁美 (入)卑职江宁知府叩見太傅。

徐 敬 貴府少礼，站立叙話。

郑仁美 謝太傅。

徐 敬 本藩奉旨出朝，迎駕還都，不知聖駕現在何處？

鄭仁美 萬歲現在留春院中。

徐 敬 留春院。那是什么所在？

鄭仁美 留春院乃是青樓妓館；其中有一名妓，名叫李樂師，此人美貌如花，精通彈唱，萬歲化名朱學士，微服尋芳，兩情繾綣，不覺兩月有余了。

徐 敬 啊！是这样的。大令下：明日大排鑾輿，去到留春院迎王接駕……

鄭仁美 太傅不可！若到留春院迎王接駕，猶恐百姓傳聞不雅。讓卑職改換素衣小帽，先到院中稟明萬歲，請到府衙居住。然後大排鑾輿，同返京都。

徐 敬 貴府之言有理。整隊入城。

〔眾應。〕

鄭仁美 太傅請！

徐 敬 （唱《三段子》）

貴府才高，

暗中护卫费辛劳。

教人暗地添烦恼，

不是訪賢訪妖燒！（唱齐重帮）

〔同下。〕

第二场 登楼見夫

〔留春院中琴房。〕

正德帝 （在內笑声）賢卿請！

紀翠英 （在內）万岁請！

〔正德帝学士巾、鴛鴦褶子、执扇，紀翠英裙袄、执扇上。〕

正德帝 （唱《小桃紅》）

草长鶯飞江南岸，

风和日丽艷阳天，

自相逢两情纏綿，

朕喜卿才貌双全。

紀翠英 （唱）奴本是蒲柳姿容身微贱，

雨露之恩何幸沾。

怕只怕春光老去顏色淡，
花謝珠黃有誰憐！

正德帝（唱）說什麼春去百花殘，
朕許卿偕老到百年。
帶你轉回皇宮院，
朝歡夜飲樂无边。

紀翠英 万岁請坐。

〔正德坐。〕

紀翠英（背唱）

怎知奴時乖命又蹇，
流落烟花受摧殘；
美鴛鴦无故遭飛彈，
好夫妻破鏡盼重圓。
他們帝王家一頓一笑分恩怨，
山盟海誓尽空言。
說什麼卿卿我我，
无非是過眼云烟。
堪嗟嘆！
几番欲把衷腸談，

犹恐君王发怒顏。(欲言又止)

正德帝 卿呀，你有什么心事，尽管明言，朕是不会降罪的。

紀翠英 妾的心事呀！……

正德帝 賢卿，朕乃一国之君，天子无戏言，未必你还信不过嗎？

紀翠英 万岁，妾在思念我那个……

正德帝 啊！賢卿你在思念二老爹娘嗎？小事，小事！朕日后还朝，接他們进京同享荣华富貴就是。快叫院媽前来，朕要听卿撫琴散悶。

紀翠英 是，媽娘快来。

錫母 (在內)来了。

[錫母上。

錫母 (念)誰說青楼下賤，
結交貴人达官。

見過学士公。

正德帝 不消。准备瑤琴侍候。

錫母 是。学士公，瑤琴摆好。

正德帝 各自下去。

鴿 母 是。(下)

正德帝 賢卿請來撫琴。

紀翠英 待奴叫众家姊妹前來焚香掌扇。

正德帝 不必了，朕來侍候賢卿。

紀翠英 折煞我了。

〔正德帝先入座焚香，調弦，請翠英上座，自己側坐听琴。〕

紀翠英 (撫琴唱《弋陽調》)

撫絲桐強承欢笑，

心如搗，意无聊。

新弦虽然好，旧弦怎忍抛。

新与旧，难成調，

縱有那一斛明珠慰寂寥，

怎及故劍情深同心好，

长相思，

年年歲歲，暮暮朝朝，年年歲歲，

暮暮朝朝。

〔鄭仁美頭巾藍衫持扇上。〕

郑仁美 (唱《水底魚》)

更換衣襟。(重句)

奉了太傅命，

留春迎至尊。

曲廊人寂靜，

炉烟裏画屏。(听)

瑤琴传雅韻，

教我暗消魂。(戳窗紗偷看)

紀翠英 (接唱《弋阳調》)

东风着意吹，

又綠江南草。

天涯空极目，

王孙音信杳。

教人指儿乱，心儿焦，

誰是子期，知我琴中調。

[郑仁美失笑，翠英停彈。

正德帝 賢卿为何不彈？

紀翠英 妾的心緒不宁，兼之琴音撩乱，不堪入耳。

正德帝 定是有人偷听，鵲儿走来。

〔鵲母自下首上。〕

鵲 母 見過學士公。

正德帝 前去看來，門外何人偷听琴音。

鵲 母 是。自從你來了，好比鍾馗開飯店，鬼都不上門，哪個敢來嘛！正是啊！隔牆防有耳，（出）

鄭仁美 門外豈無人。

鵲 母 哎喲！我當何人，才是美相公咧！老身有禮呀，有禮！（禮）

鄭仁美 媽娘少禮。

鵲 母 美相公，為何許久不來了？

鄭仁美 只因舅父修書，教我進京求取功名。

鵲 母 想來一定高中了。

鄭仁美 （故意）慚愧！慚愧！

鵲 母 沒有高中呀？我早就對你說過，多拿點銀子在我院房來要，也好學點見識，免得跑來跑去白費精神，奈何你又不肯听，現在你看……

郑仁美 现在我就是来学見識的。

鴛 母 这一下你又来得不凑巧啊！

郑仁美 怎么又不凑巧？

鴛 母 你不晓得，只因那江宁知府郑仁美……

郑仁美 是我……

鴛 母 啥？

郑仁美 是这样的：那郑太爷与我有点瓜葛，你罵不得。

鴛 母 是你的老汉我也要罵！这个遭天杀的！砍脑壳的！做的短命事情：出下示諭，不准王孙公子在此出入，把老娘的財路都断了！

郑仁美 不用罵，郑太爷是为你好。你看这告示上写的：“留春院里院留春，宝玉明珠值連城……”

鴛 母 值連城来值連城，几个月鬼都不上門。再是这样啥，二天只怕要餓死人！

郑仁美 莫要昧良心說話，院中不是照常在接

客嗎。

鵠 母 客人倒有，可惜只有一个。

郑仁美 好的不在多，一个頂百个。(同笑) 哎呀！閑話少說，我今天还有正事。

鵠 母 你有什么正事？

郑仁美 我来找我的老师。

鵠 母 哎哟！你咋个跑到院房来找老师啊！

郑仁美 你不知道，院中那位朱学士就是我的老师。

鵠 母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教出来的学生，只晓得嫖院。

郑仁美 还要乱說，快去通稟。

鵠 母 是。——学士公，你的門生来了。

正德帝 知道了，各自下去。

鵠 母 是。(下)

郑仁美 (入) 臣郑仁美見駕。

正德帝 平身。

郑仁美 謝恩。

正德帝 你不在府衙，到此何事？

郑仁美 徐太傅率领两班文武来到江宁，迎駕还都。

正德帝 寡人正要携带乐师回朝，教他准备變興，明日府衙接駕。

郑仁美 遵旨。

紀翠英 万岁，你……

正德帝 你不用愁，从今以后，卿就是孤的爱妃了。

紀翠英 呢呀！（哭）

正德帝 怎么好端端的又伤感起来了。郑仁美，传朕口詔：吩咐两班文武、御林三軍，人人頂盔亮甲，在絳霄楼前跑馬一轡，与李乐师消愁散悶。速去。

郑仁美 領詔。（下）

正德帝 賢卿，陪朕登楼觀兵去。

紀翠英 万岁請！

正德帝 賢卿請！

（唱《孝南枝》）

携玉手，把楼登，（重）